

# 母校之戀

(續完)

唐鏡文

## 六、畢業不易

戰時的平校，合唐平二院而成，稱爲交大貴州分校，我到校之時，茅以昇校長已辭職，胡博淵校長方發表，尙未到差，教務長是唐院長教授伍鏡湖先生。母校本有缺課達全學期上課鐘點三分之一以上者，不得參加大考的規定。我於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報到，逾「三分之一」十天，伍教務長就不許我註冊，活生生要我留一班。那還了得？屢次懇切陳詞；我不辭艱險，萬里來奔，國家豈能視「愛國青年」如蔽屨？學校安得置熱誠學子於度外？校規人定，能無情理？執法唯公，安無變通？可惜老教授的死腦筋：「I am sorry regulation has no exception」

暫且以旁聽資格上課罷，每逢考試，姑且考了再說。其時劉子敬與胡立猷二師意見相左，形

同水火，同學也分成二派，各不相讓，二師且有以分數爲爭論工具之事。山城風氣閉塞，致有此等不幸事，亦至可惜。可是我這與章程不合，而希望各教授破格幫忙的學生，做人却就難了。誰都只要打句現成的官腔，我就非留班不可。處於二大壘壘之間，要面面討好實非易事，這一年，簡直是官場政治訓練。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各方面對我都肯幫忙，臨到大考前夕，各教授都允許我參加考試，並將分數報告註冊處，至於校中是否承認，他們可無能爲力了。就是這樣，我讀到卅二年夏天，參加過畢業考試，伍老先生腦筋也活動了，他命我離校趁路實習，下半年可以註冊而不上課，到寒假大考時，把我上年大考成績記分，就算畢業，名義上面半年，事實上，一天都不留。精神所至，金石爲開，老教授也會點頭！

正在高興，橫禍飛來。原來一年級必修三民主義，上海因當時情形特殊，都免了。我到平越補修，循許多同學例，註冊而不上課，訓導主任居然讓我不及格，非補讀一年不可！真所謂禍常出於微忽之中，亂則起於不足疑之事，信然！

天無絕人之路，感謝重慶復校諸公，九龍坡正好已成爲滬校的身。沈奏廷師亦已由桂赴渝任系主任，我趕到貴陽謁沈師，要求以在平校借讀名義，由各教授私人出具成績證明書，由渝校核發文憑，幸蒙許可，捏了一把冷汗，這才畢業！取得吳保豐校長簽署的畢業證明書一件，總算獲得交大畢業生的頭銜，實深榮幸！

## 七、患爲人師

卅五年夏，遊美回滬，母校已經遷回徐家匯。我從小仰慕的碧瓦紅牆，却未曾享受過一天。馬上趕到徐家匯去行一個「個人凱旋回校式」。

其時正值暑假，校中簡直找不到人。去上院尋老同學某，對

方任講師，不在。再至女生宿舍（在南模時早已想穿女生宿舍，那有膽子進去？）訪女同學某，時任助教，也不在。室中有一小姐，問有事否？答以多年不見來訪，問貴姓？曰唐鏡文，馬上表示久仰大名之意。及至告以適才去找某同學不在，則伊即某同學之妹，並堅稱乃兄在校，願同往尋覓。於是經體育館，容閱堂，執信西齋，工程館，大操場，上院，中院，上天下地，通通走過，我也慢慢知道乃兄未必在校，可是日暮微風，柳蔭細語，平肩漫步，訴說家常，其樂也勝似找到乃兄遠甚。一路上也有若干同學來招呼的，當年總角，都已儼然師長，學生則均小我數年，無不以欽佩的眼光，視我如英雄，十載寒窗，三年苦幹，就有如此不同，興奮不能自己。

接着，就有許多同學來舍過訪，免不了接風話舊等等。某同學也特在上院請我便飯，菜肴皆乃妹親手烹飪，豐富，精細，可口，好無再好。可惜我急於赴京報到，

旋即奉派平津，此事遂告一段落。離滬時，我囑同學李某某，小姐與某同學可謂天生一對，托渠作合，區區微誠，就此交代。直到匪圍北平，我再到上海時，聞某同學正病重，某小姐親侍湯藥已數星期，惜行色匆匆，未獲晤及為悵。上海陷匪前，同學由滬來信，悉二人已結婚，余額手西向者久之。

到北平不久，適平院亦即復課，徐佩現先生任院長，熊大惠師任教務長，找我去兼課，授一年級運輸原理，自知乳臭未乾，安能為人師表？可是堅辭不獲准，居然教起書來。其時我才廿六歲，北方人有入學較晚者，學生有好幾個長我七八歲，內人堂叔，也在我班上。其時惟恐學生不服，講話多用英文，第一天在黑板上抄參考書凡八十餘本，大半皆

新版，北平市上所無，蓋目的只在「嚇唬人」也。每星期上課四小時，但天天深夜編講義，的確甚為賣力。博得同學好感頗多，但因過作尊嚴，笑話也不在少。

最得意者，其時我尚未結婚，內人聞說我功課如何之嚴，乃叔功課又不甚佳，特屢次說情，別給他不及格。乃叔且曾去家岳母處說，唐先生為全校教職員中最新輕者，而充位副教授，課程充實，講解精彩，同學中最得人望，而且留學方歸，衣履入時，上課時前排女同學都瞪大了眼睛，宜及早結婚，以旁枝節。

上說過甚其詞，現有懷特公司王夢玉小姐，軍事工程委員會尹溶小姐，都曾在我班上聽講，當可證明其不確，不過學生有意作紅娘，到也盛情可感。

## 球場生活回憶

(下)

### 趙孝山

## 三、大夏球場奪

標記

根據機會之或然率而言，凡事一經多次嘗試，即能確信成功決非僥倖。自逸園一戰之後，同